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九

隴西李暉撰

博洽第三十七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相傳云是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

闕文也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

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榼酒而作榪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豈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昉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撰譜訪劉杳血脉所由杳曰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周捨問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

張安傳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韋張並注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任昉嘗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波斯獻生師子齊武問師子更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不差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長沙宣王武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匹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

金元起欲著素問訪王僧孺以砭石僧孺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

春秋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范雲嘗謂人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范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梁武時多所改作每訪前事於孔休源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決斷無凝滯任昉謂之孔獨誦宋孝武時青州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鮑昭等並不能悉賈希鏡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齊出裴子野曰漢穎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太武欲伐西河李順等皆以爲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之地何以畜牧且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

祖瑩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曲禮卷上坐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

篇不遺一字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言

孝武西遷典故多違樂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在蜀得之皆莫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振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知魏收云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

煬帝次河陽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知者崔贖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此文帝以來所制臣見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

崔贖從駕往太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贖曰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

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陸法和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
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掘之如
言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服
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綬
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
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梁始興王爲益州有獻古禮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
三尺四寸圓如筩銅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
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
當心跪注以手振芒有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
樂名曰淳于

王儉問陸澄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澄曰
江左草創崇禮闈皆茅茨故設鼓有火則叩以集衆
相傳至今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
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與蘇武詳視器底有字彷彿
可識如澄言

介潔第三十八

謝景仁性矜莊整潔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
一日澣濯每唾左右爭承之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
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
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
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
箒拂其坐處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官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吾等並已負外郎已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
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床遠客
赳等失色去

紀僧真幸於齊武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
武吏邀逢聖時榮階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
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瀹我
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
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
夫故非天子所命

庾喬爲荊州別駕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

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

宦者張僧胤嘗候羊侃侃曰我床非闍人所坐竟不
前之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
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
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遂請察厲色
驅出

何佟之惟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
時人稱爲水淫

穆紹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
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餘年侍中與卿先君亟
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

尉景爲冀州大納賄賂庫狄干與景同在神武坐請
作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周武入左藏賜公卿任所取人皆極重庫狄士文獨
口銜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
俱足無所復須

庫狄士文爲具州其子食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
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

曜手持一綃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
湏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
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王裕之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必尅日子恢之
爲新安守嘗請假定省裕之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
假日將盡恢之亦辭裕之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
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爲士
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劉殷並雜無所益也若詣
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
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

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靜小史非靜沐新衣不得近
左右士大夫小不潔整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以
此見譏

陸懷慰爲齊郡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
鉢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意
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寶爲一室

名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外府西昌侯藻旣至以外府賜將師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胡仲操嘗在朝堂就薛孺借刀子割瓜甲孺以仲操爲雅士竟不與蔡興宗高簡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乂乃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詣王球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宋史云五十年間有此三事

兵策第三十九

宋武伐慕容超入大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旣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宋武圍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笑曰此兵機也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梁武築長圍東昏出戰數不利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

續世說卷九
梁武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

蕭穎胄謂王天武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劉山陽於是斬之

梁末謠言曰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破

蕭軌等以賞俘買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渡至無不摧沒虜今來必自敗

劉義真敗於青泥單馬而歸謂段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謝晦反文帝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戰而擒

檀祗於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宋武自長安歸留沈田子與王鎮惡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

宋文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頰
意

宋文令朱齡石等伐蜀至白帝發函曰衆軍從外水
取成都滅憙由內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由內
水向黃虎

王玄謨軍敗蕭斌之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
震天下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

魏太武圍盱眙就滅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太武怒
築長圍質報太武書曰爾不聞童謠邪虜馬飲江水
佛狸死知年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

自送死豈容復令你饗有桑乾哉爾若有幸得爲亂
兵所殺若不幸則生相鎖送載以一驢負送都市頃
年展余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知故耳時魏謚
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至飲江水虜主北歸石
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

謝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自江陵至破冢旌旗
相望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

劉道隆爲廢帝所寵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江敦宅
蔡興宗從其車後過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
達此旨搢興宗手曰蔡公勿言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有告王敬則東昏急裝欲退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
策走是上計汝父子惟應急走耳蓋檀道濟避魏事
也

陳顯達爲益州責山獠以租賧獠師曰兩眼刺史尚
不調我遂殺其使顯達襲而斬之

洛口之役蕭宏呂僧珍欲退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
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獻也

韋叡攻魏小峴城欲擊其陣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
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鍾離之勝

周捨觀韋叡所得曰卿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
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乎是日中矢死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
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
衆因此潰

裴邃畧地至汝潁河間王元琛出挑邃臨淮歎曰今
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

呂梁之役蕭訶摩請急擊王神軌吳明徹奮髯曰塞
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訶摩失色退
隋軍濟江後主歛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
慕容紹宗與侯景戰不利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
難也

侯景聞侯子鑒敗引衾覆面良久方起歎曰咄咄
叱誤殺乃公

侯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
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
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

梁武平江州留鄭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監關中高
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九
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
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

魏道武進軍討賀麟太史奏以甲子日不利帝曰周
武不以甲子日勝乎

神武使侯景招賀拔岳部曲周文遇之於傳舍吐哺
上馬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
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於是遂還

明元問崔浩曰劉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

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
乘其危亡破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
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赴火劉
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
擒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泓而歸篡其主秦地
終爲國家所有太武欲討蠕蠕說者以爲必有南侵
之患崔浩曰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舉軍
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
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
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
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一齧
肉識鑊中之味物有其味而得太武欲度渭南西行
崔浩請擊蓋吳循長安歸曰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
破則尾莫能動不從無所獲

遼東之役于仲文欲追乙支文德宇文述固止之仲
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
且仲文此行也固知無功矣述厲聲曰何以知無功
仲文曰周亞夫爲將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
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有心何以赴敵

豆代田破赫連定得奚斤等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

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高乾高昂辭莊帝歸集鄉閭爲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致士卒死力儻京城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拔劍起舞誓以死繼之

崔延伯討涇州伐木造大排內爲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

裴矩奏西域圖言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惣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楊津守定州掘地道鑄鐵灌賊賊相告不畏利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諸將與虜戰每慮虜騎衝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楊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突厥達頭大喜率突騎至素奮擊大破之

毛遐雖早立而名出弟鴻賓下及賊起鄉里推鴻賓爲主常與遐一戰一守後拜岐州開國縣侯遐笑謂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

周師突厥至并州武成與宮人被緋甲登城望之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人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胡馬寒瘦膝以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

高思好反于朔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須唱萬歲奉迎耳

高歸彥反冀州誅兵城乃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等誑惑聖

上但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

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安德王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安得復存

芒山之役神武欲縱火焚黑獺侯景曰當禽以示百

姓燒殺誰復信之

解羌

侯景反聞韓軌至曰噉豬腸小兒聞高岳至曰此兵精人凡及聞慕容紹宗至叩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

芒山之戰神武命彭樂追周文周文大窘曰癡男子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
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
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
喜勝且怒令伏諸地碎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
舉刀將下者三噤齧良乂乃止更請五十騎取周文
神武曰爾何放而復欲捉邪

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
度遠近

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
武成即位齊人椎冰懼周之逼斛律光憂曰國家每
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惟玩聲色宜陽之役明月
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我取爾十倍

突厥畏斛律羨號爲南面可汗

神武將有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
諸勲貴虜掠百姓神武不答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
按槩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
神武乃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案不
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
鄙所取者大弼頓首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神武專政孝武不自安問計於宇文顯和曰天下汹

泓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彼美人兮西
友之人兮帝曰吾心也遂定入關策宇文忻追尉遲
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
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
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
大敗

王雄追斛律明月案槩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
得殺但生將見天子明月反射中額抱馬走至營死
文襄率步騎十萬攻潁川先告城中曰有能生致王
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身有損傷左右親近皆從大
戮思政知不濟率衆據土山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
自剄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文襄禮之甚厚

神武攻玉壁韋孝寬隨方拒守神武遣祖珽謂曰未
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日勞守者常佚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乃
射募格城中云能斬城主者拜太尉開國公食邑萬
戶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
者一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死傷者十四五智力俱
困因而發疾夜遁遂恚死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平陽之役斛律光遣達奚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乃還

賀拔岳死諸將或欲南追其兄勝或欲東告朝廷赫連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乃追立周文平陳凱旋賀若弼與韓擒_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畧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軍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

獨孤信東討洛人趙肅餉之周文曰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史萬歲入南中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有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仆其碑而進萬歲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謂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吏曰是也乃引去平陳後羣臣置酒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楊素曰皆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素前出兵碶石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來護兒在東萊聞玄感反厲聲謂諸路將曰洛陽被圍腹心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煬帝幸榆林元壽請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令御營外分爲二十四軍日遣一軍相去三十里旌旗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周法尚曰兵亘千里動聞山谷率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取敗道也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鈎陣此與據城何異帝曰善

郭琰與泉企守洛州力窮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被禽謂高昂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昂送之并州

乙速孤佛保與梁戰敗大呼仰天曰此馬吾所常乘

此弓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之弓馬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

平陽陷高阿那肱率兵救之後至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遼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進軍使讓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

後主與穆婆穆觀戰於平陽東偏頗有退者穆婆怖曰大家去去帝與淑妃奔高梁奚長樂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

道武初經營中原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西漢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令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

太武幸陰山北宮萬度歸破馬耆露版至帝省訖賜崔浩書曰度歸以五千騎徑萬餘里拔馬耆之城獲

其珍竒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措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何如浩因上表稱美

突厥他鉢死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人莫敢拒竟立菴邏菴邏後讓於攝圖孝文自代南伐霖雨不霽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

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馬首之前帝曰大軍將邁公等欲何爲李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疲弊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業已至此何容停駕冲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任城等泣諫帝乃諭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鑿即當移都於此光宅中土幾其時矣王公以爲如何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相率皆右南安王禎進曰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神

都以延王業都中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
行之於後故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輟彼南
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
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脇群情外名南
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內憚南征無敢言者遂定都
洛陽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垣榮祖說薛安都曰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
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
手咲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
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
諸公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

驍勇第四十

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
者寫其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

丁旡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旡
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襜鬼

陝下之戰魏兵輕騎挑戰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
陣四向奮擊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乃脫堦整解所
帶鎧惟着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

咆勃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魯爽驍猛萬人敵薛
安都單騎直入斬之時以爲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
止

隋王誕戲宗越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超答曰佛
狸未死不憂諮議參軍

長沙王晃從幸鍾山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
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馳馬拔之
應手便去

晉安王子懋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王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
拍張甚爲便捷

齊高欲桓康誅黃曰時人語曰欲併張問桓康淮陰
之戰周盤龍奉叔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
由是播名上國

周山圖年十五六飲啄已兼數人氣力絕衆

陳伯之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
偷刈之田主呵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
擔何苦田主來執因拔刀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
反走徐擔稻而歸

羊侃在魏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伏以手扶殿沒指羊侃膂力絕人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破碎

胡僧祐援王僧辯東下泣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我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齊尉破胡等援秦郡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吳明徹軍憚之以胡形狀告蕭摩訶云絳衣棗皮裝弓兩端骨弭覘知在陣明徹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又斬大力等齊師退走

魏孝文少善射有膂力能以指彈碎羊臠骨射禽獸無不隨所至斃之

楊忠從周文狩龍門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

江陵之戰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

走及與齊抗於洛南殿而徐還齊兵不敢逼達奚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稱

八偉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

一石

衛王儀弓力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

陳留王虔勇力絕倫嘗以稍刺人遂洞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人捶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

長孫承業在揚州諸子驍果裴邃憚之號曰鐵小兒長孫子彥幼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後石發以蝮虵觸之腫死

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大畏長孫惣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電閃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境外遂與雷霆爲比豈不壯哉

于栗磾從道武田於白登見熊將數子顧謂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坐制之于御前

羣寮吾今日蛟龍得水自此不復與諸君齊列矣王
康之謂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
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
視何必大如車輪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呼者恐之云
楊大眼至即止

裴果乘黃驄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年少

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運長矛暗鳴叱咤人方之頽
傳永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踰八十猶
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齊神武攻

王璧賀拔勝見其旗鼓募敢勇三千人犯其軍適與
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今日必殺
汝也時勝執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
殆盡會勝馬中流矢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
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
常此大勇也

文宣悅高思好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鷓羣宜思
好事故改名焉

神武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

今薛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燒浮圖走火遂滅
延還鬚及馬尾鬣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
霹靂鬪

沙苑之役彭樂因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
復戰身被數瘡不利而退

斛律光馬面彪形神爽雄俊侯景謂高敖曹曰斛律
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君

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謂
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可謂世載其德矣李柵從破
沙苑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皆比
小兒不知柵形狀本如此周文嗟歎曰但問膽決何
如何必要八尺之身也

王羆守華州爲韓軌所襲已乘梯入城羆尚卧不起
聞閣內洶洶有聲乃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捧大呼
而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走遂合衆
追破之

神武至華州城下謂王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
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周文獵渭北有兔與于前達奚武子震與諸將競射
之馬倒而墜震足不躡因步走射一發中兔顧馬才

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
韓果討山胡胡憚其趨勁號著翅人周文曰著翅之
名寧減飛將

河橋之役蔡祐被圍十餘重彎弓持滿東魏人募厚
甲長刀者直進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祐曰吾曹性
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敵可十步祐射之正中其面
以稍刺殺之敵却乃徐退至弘農夜與周文字之曰
承先爾來吾無憂矣驚懼枕祐股乃安

于謹圍江陵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
斃謹令王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江陵
謹曰濟我大事在公此箭也

耿豪從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
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入敵鋒刃亂
下時咸以爲沒俄奮刀而還謂左右曰吾非樂殺人
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
何異逐坐人也

齊東方老與高琳戰中創而退曰吾經戰多矣未見
如此健兒

芒山之戰王雅戰却敵周文歎曰雅舉身悉是膽也
周文校獵甘泉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圍內惟有一鹿

亦突圍出周文大怒人皆股戰賀若敦躍馬馳之鹿
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
將亦免責

來護兒所向破羣賊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
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來公第六郎
麥鐵杖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配執御繖每罷朝後
行百餘里夜至南徐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
牙時仍執繖如此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
見鐵杖每旦常在弗之信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伏下
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與南徐鐵杖出應募賫勅而
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也惜其勇捷戒而
釋之

沈光少驍捷戲馬爲天下最禪定寺有幡竿高十餘
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僧
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
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
號爲肉飛仙

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沈光升其端
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數十人賊競擊而墮未
及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帝望見馳召之

權武少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魚俱羅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源懷年六十一將出討蠕蠕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搃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

游戲第四十一

昭明與名士遊玄圃後地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王僧虔傳首

到溉第近淮水齋前有竒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范曄善爲新聲宋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爲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歡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奏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宋武餞劉毅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擣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

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孝武爲顏師伯擣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

羊玄保善奕碁文帝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守武陵於武帝前與竟陵圍碁竟陵大北及退豫章謂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

未嘗一日妄語執心踈婢偏不知悔武帝幸豫章王桐山顧臨川王亦有佳名不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武陵武陵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

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擣蒲官賭李安人五擲皆盧上大驚目安人曰卿面如田封侯相也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倒漑朱异

孫瑒鎮郢州合十餘舡爲大舡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置酒

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韋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
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
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簡文與侯景幸西州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
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
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
席應絃而歌舞竟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
景於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不念臣臣何至此上
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唱經景問超世何
經最小超世曰惟觀音經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
薩上大笑夜乃罷

隋煬帝時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
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耗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孝武泛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元忠愚無智性好
衣服遂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
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
性存綺羅帝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乎

孝文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之成未曾

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公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往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湏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任城王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名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孔子閑居之義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此坐雖無唐虞之君卿等當無媿於元凱冲等曰臣既遭唐虞之君敢辭元凱之

譽

相州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隋文怒免長孫平刺

史

蕭譽獻馬腦鍾周文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即與鍾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頭而言曰非鍾可貴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遂賜焉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勸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河南王孝瑜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後主問

南陽王綽在定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
樂極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至曉得二三升置諸浴
斛使人裸卧斛中叫號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
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閑暇與李韶李
延寔頗奕碁時謂爲耽好子建每日碁於廉勇之際
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
經五年不對局

周文在同州宴出錦罽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
取之將盡周文又解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即
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王思政思政乃歛
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
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有神願擲即爲盧若心懷
不盡神靈亦當明之當殺身謝所奉即拔所佩刀橫
膝上拊骨擲樗蒲比周文止之已作盧矣徐乃拜受
帶目此朝寄更深

平陳後帝因懽宴舉酒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
等子孫當如今日世守富貴

隋文時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
誇競至於糜費財力柳彧奉請禁之

馬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綽每出遊必令走馬從禽
子結言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
止綽以爲笑

茹皓有微巧爲山於天泉池西北採芒南山佳石徙
竹汝穎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下樹草殖木頗有
野致宣武悅之

後主時潘師子等承候讒諂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以
波斯狗爲郡君分一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憇息之
所號解卸廳諸豎每牽馬至其門階飛鞭競走十數
爲羣馬塵必空然諸貴皆隱廳趨避之

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
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
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
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皆歎服

周覆與齊高奕碁累局不厭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
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
登降甚狹及梁武升之下輦步進南徐刺史蕭正義
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道通小輿上悅登望
又之敕曰此嶺不須固守然京口乃實壯觀改曰北

顧

王弘少嘗擣菹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
此人嘗以擣菹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
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野與齊高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十

隴西李暉撰

釋教第四十二

到漑臨終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常手屈二指
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周顒長於佛理著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

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
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周顒精信佛法文惠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胤
顒曰三塗八難所共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

對曰周妻何肉

司徒子良起第雞籠山招致名僧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蕭子良精信釋教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問君不信

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因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富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退著滅神論論出朝野喧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琰注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何在欲杜縝後對縝又

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知殺身以從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

梁正

朝賢多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

未知謂之不奉佛乃賜覺意詩曰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徐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必商較四坐無能與抗目有青精人以爲聰慧之相魏察讀一

藏經將終無惱痛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死後
顏色如常

顧歡以佛道二教學者互相排毀乃著夷夏論雖同
二法而意黨道教袁粲爲通公道人駁之不能屈
文惠竟陵並好釋孟景翼爲道士文惠召入玄圃大
會衆僧使景翼拜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
正一論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六象即佛
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物
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等
級隨緣卒道歸一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
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
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顛難
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二末

沙門惠琳兼內外之學貶裁佛法以儒爲白學先生
佛爲黑學道士其歸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
悲齊立宋文帝賞之遂與政事勢傾一時孔顛詣之
遇賓客填咽暄寒而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
冠履失所

宋時慧嚴慧議

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而闔場

寺多禪僧都下語曰闔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

盧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此經遂行號高王觀世音

盧光從周文獵檀臺山帝遙指山上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獵圍而還立寺於其上

李瑒以佛爲鬼

靈太后責之瑒曰鬼神之名皆通

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應報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休咎邪佛經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比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君子爲鵠小人爲猿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有

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問三教優劣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客不能難

蕭譽不殺好誦法華經甄玄成素誦法華經及得罪
遂以此獲免譽後見之常曰甄公得法華經力

言驗第四十三

劉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
之謂子弟汝第試以栗遙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惟
從于獨入焉其言遂驗

王鎮惡貧時謂李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
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梁武帝謂王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

作書謂曰我嘗言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
自由

王晏字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
非佳名也改之後果及誅

袁粲與蕭惠開周郎同車行逢大舫開駐車惠開自
照鏡曰無年可仕郎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
曰當至三公而不終後皆如言

顧覲之爲吏部於廷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

後憲之果爲此職

王敬則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後補旣陽令召謂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司徒公耶

梁武初與任昉遇西邸謂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

梁簡文賦寒夕詩云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侯景入人以爲詩譏

朱游道與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卿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尹河南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帡待之握手歡謔

爾朱新興與子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傳聞此聲



輔吾年老當爲汝耳

爾朱榮討葛榮至襄垣獵見雙兔起馬前榮彎弓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並應絃而殪於其所立雙兔碑

爾朱氏之將滅也京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簸

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
神武起兵信都清河王岳母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
驗矣汝可從之

亶普演言高王諸兄阿保爲天子至高德立承之當
滅阿保謂天保德立謂德昌承之謂承光也

魏帝季秋大射魏收詩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
文襄壯之及鄴陽王範以合州降文襄曰今定一州
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

尉遲綱從周文送兄迥伐蜀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
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獲兔

隋文初爲相元諧謂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墻大
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
王椿於宅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
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
幾尔朱榮入居之

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禿師呼文宣姓曰阿那瓌終
破你國時蠕蠕寶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尤忽之每
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鄭師萬裴寂李
大師行師問長安日者史生以即日官位及將來所
至史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終致台輔鄭

非直今歲虛歸後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不
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謂行師曰此郎雖非裴
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
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武德初寂爲左僕射大師
以譴徙配西會州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
師正觀中至邛州刺史如史生占

益州刺史劉亮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花亮以問道士
邵碩碩曰此謂狂花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
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此州冀爾時蜀
土平即始興王鑒也

樊遜行遇轎車顰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當煩一
到數日而卒

志怪第四十四

薛安都初征關陝夢仰見天開門謂左右曰汝等見
天門開否及孝武定逆乃歎曰夢見天門開乃中興
之象耶

宋武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
裏聞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舂中擣
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
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

皆散收藥而反

崔靈建夢天謂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
令授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
十九也

梁武圍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
城精也

承聖二年有二龍自南郡城西昇天百姓聚觀五色
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龍出建康天下大亂今
復有焉禍將至矣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王僧辯乘之一日行千里不見

馬上郎但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謂東

羊角為皂莢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竟陵王誕循築廣陵城人干輿云大禍將至何不立

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一過六慎

門誕以其言狂勃殺之

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

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得上惠明謂綱紀

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

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由是

發背旬日而死

蕭惠開爲吳興徵入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
烈人云惠開事神謹故得美遷

吳興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慎王甚有靈遂於郡安牀
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
輓下牛避居它室蕭琛至著屐登廳聞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具漢祖爭天下死據此廳事何也
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贖代肉

太社西田地太吳將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
爲周顛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司馬秀宅皆以凶
終及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王僧辯嘗謂宅

無吉凶請以爲第未及居而敗王固聘魏因宴享祭
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
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符氏之敗王仲德起兵敗被創卧林中有青衣小兒
得飯與之欲行而暴雨一白狼銜其衣渡水得濟後
仲德貴祀於廟亦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孔季恭守吳興先是吳興多喪太守言項羽爲卜山
王居郡廳事二千石俱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顧琛爲朝請乞假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
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
耳莫不驚怪琛竊知爲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
廟後果爲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柳世隆謂從弟世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
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與席汝汝必光我門族

李安人爲吳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
必祀以輓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
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李公牛冢
安人尋卒玄世以神爲祟

蕭猷守吳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爵祀盡歡
劇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救猷於益州廟中請
祈無驗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
齊苟兒

梁時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
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
追停少時還靜遂將群臣修謁時魏圍鍾離神報敕
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凱還之後廟中人馬
脚盡有泥濕

朱异除中書郎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武冠上咸謂蟬珥之兆

梁武大通元年寇擊大航華表然盡帝曰寇之所擊一乃罰惡龍彰朕之惡

鄴城有石季龍象南安王禎告象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獲遂鞭一百是月疽發背死陰子春脚數年不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侯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劍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

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鞭箠終不肯進

侯景左足有肉瘤狀似龜戰應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低至敗日瘤隱陷肉中

魏聖武出田見天女受以子神元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周文母王氏初孕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齊武明太后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頭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蠕龍於地孕孝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

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夢鼠入衣卞后未崩
有童譴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孝成不 服緋
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之臺
下帝於昆季次寔九盖其徵也

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和
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遣祭之以牲霧
即除

盧元明友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言別賦詩爲贈
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
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它故由果於是

日死於亂兵

慕容持德重盧潛死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

如昆弟我死

馬與之其子以它馬往柩出門

不可動巫祝以爲持德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
駢馬其子遠奉命柩乃行

王邵言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
滅火色變青

奚康生在相州以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取西門豹舌
未幾二兄暴死巫以爲

夏侯史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終日游聚酣飲之

際恒相謂曰人生促局何殊朝露坐上相看間耳脫
有先亡於美景良辰靈前宴飲庶共歆享史亡三月
上巳諸人相率靈前共酌日晚天陰空中微暗咸見
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以獻酬但無
語耳

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
西道南有一冢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爲
蓮華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右
轉休之祝曰柱三轉吾至三公遂三匝而止夢果驗
李元忠將仕夢持炬火入父家照見其棺惡而卜之
卜者曰此光先人也

韓禽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問之曰我來迎王忽
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
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加撻禽止之曰生爲上
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死

周羅暎圍絳州中矢死其年子隱仲夢曰我明日當
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帶持之狀絳
州城陷即其日也

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
仲舒由是見譏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

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
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余欲
相召當爲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劉晝嘗夜夢貴人若吏部者補已交州與俊令寤而
密記之死後旬餘幼女鬼語似晝云我被用爲與俊
得假暫來別

權會初任助教日嘗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夜
出城東門獨乘驢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
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志心怪之
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

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郭外才去
家數里

潞州人張元暴死歎曰蘇云游天上見新構一堂制
極崇麗元問其 文 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
堂以待之彥之聞不悅其 卒

李廣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
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
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病

赫連定稱號平 登陰盤山望本國泣曰先帝以朕
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章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

人建李興之業俄而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大不減天道復何言哉
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吐谷渾沙州部內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皆黃沙故號沙州

疏勒國在文成末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心形俱肅

悅般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其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

雪

南史扶南傳云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梁中大通六年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跌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魏孝武西慙曰虜亦應天乎

薛安祖天熱舍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取至陰池徐徐護視良久得蘇放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再拜安祖問之曰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

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

感動第四十五

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每昏旦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傳昭至有夜見甲兵出者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

何點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就吳中石佛寺建講書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以爲淳德所感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

所居室巋然獨存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江禧患眼子紕侍疾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後於慧眼寺得水煮藥因此遂差時人以爲孝感

魚復侯子響旣死上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曰猿子前墮崖死其母求之故爾下因憶子響乃歔歔良久不自勝

庾子輿自巴田奉父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才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時人爲之

語曰淫預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解叔謙母有疾聞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即瘥訪醫及本草皆無識者至宜都山下有老公伐木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具言公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顧示此公不復知處歸遺母母即瘥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住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除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也。

盧度隱居三顧山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阮孝緒母病合藥須得人生蔓舊傳出鍾山孝緒歷山險隨鹿得此草母服之即愈

寶誌死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城矣

京兆郡數有妖恠前後郡將莫敢居者盧光曰吉凶

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馬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移光不以介懷崔挺爲光州風化大行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嶺上秋夏常暴雨相傳是龍道恐此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連下文

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雨所毀遂不能立衆以爲善政之驗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瘳晉公護聞之曰俠危疾若

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而愈此殆天祐其勤恪也房豹爲樂陵郡瀕海水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罷後井復鹹

趙郡王叡爲北朔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泉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廟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祗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
忽飛泉湧出有白鳥止廳前乳子人謠曰我有丹陽
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陸政至孝母吳人好魚北政魚少求之苦難後宅側
忽有泉而魚出遂以供膳因謂泉曰孝魚泉
柳遐奉父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
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

陳稜汎海擊琉球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
海神旣而開霧分爲五軍破之

張元年十六祖喪明三年晝夜泣禱讀藥師經至盲
者得視乃請七僧七日夜轉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
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
見明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鏡療祖目
夢中喜躍遂驚覺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華秋廬墓側郡縣大獵逐一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
自是常馴左右

張祥在并州賊縱火焚郭祥望城西王母廟再拜號
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降雨相救言訖
廟上雲雨降火遂滅

兖州境多虎張華原爲政州東北甌山忽有六駁食

虎

梁彥光父疾篤醫云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未得彥光忽於園中見一物恠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癡弄第四十六

宋廢帝昱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

張敬兒甞得開府又望班劍曰我車中猶少班蘭

齊鬱林王五歲床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見言我誰邪答曰太翁高帝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鐻後常指示賓客曰我基於

此三世矣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劉侯病篤從父述候之便命左右取酒食令進皆莫知其意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有總慘或訪其母述曰惟有愁悒次問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

劉襲庸鄙爲郢州暑月露禪上廳事

范曄謀反本爲入獄便死而文帝窮治其獄經二旬

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孔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嗔目及在西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尉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焦度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時寒露穢褻之事爲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不知所以致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畧皆上口會帝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言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陳伯之不識書在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齊文宣內雖明敏外若不足文襄每歎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

尉瑾嗔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

元又使奴遺王瓊馬瓊并留奴王誦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辭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者

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庫狄干署名爲干逆上畫之時人謂爲穿鎚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和安爲中書舍人魏靜夜與諸賢講習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爲淳直

蠕蠕本自號柔然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爲蠕蠕

穆壽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師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餽餘爲時所鄙笑

凶悖第四十七

朱齡石見舅蔣氏頭有大瘤伺眠割之即死

宋太后疾篤遣呼廢帝子業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宋廢帝昱天性好殺一日無事便慘慘不樂

宋武帝疾危篤廢帝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

續世說卷十
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疾言淚俱下臨崩執帝
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梓宮未出即於內奏胡伎
鞞鐸之聲震響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便如此不
當忽忽邪曰此正是內人哭響徹耳每見錢曰我昔
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齊東昏時百姓歌曰閱武宮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
酤酒

恭后嘗賜廢帝玉柄毛扇帝嫌扇不華欲加醜害令
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作孝子安
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

宋廢帝子業斷折義恭挑取眼睛以爲鬼目粽元凶
劭殺潘妃召其子濬謂曰潘妃遂爲亂兵害濬曰此
是下情由來所願

齊廢帝旣誅群公彌 惑常語左右我即大位遂爾
戒嚴使人邑邑

張敬兒在襄陽移墮淚碑於其宅綱紀諫曰此羊太
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梁室傾覆由蕭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
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邵陵王綸
在南徐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刺史何如

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鉏死

朱緒母病積年忽思菽羹緒妻買菘爲羹欲奉母緒曰母病後安能食先嘗併盡母怒曰我欲此汝何心併啖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即利血明日死

高澄侍魏孝靜宴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仕之國朕亦焉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帝三拳而出

齊文宣游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成何天子帝乃殺之

楊愔救裴讓之云罪不及死文宣大怒曰欲得與讓之同冢邪

魚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

馮熙好佛法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李洪之在秦益設姦禁之制有帶刃行者與劫同

崔暹爲瀛州貪冒安忍人庶患之常出獵單騎至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

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田式性酷所愛奴詣白事有虫上其衣衿揮袖拂去
之式以爲慢已立殺之

燕榮在幽州以荆試人試人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
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過宥
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邪榜捶如故

劉昶子房士不遵法度數得罪每大言曰

連下文

要當辯頭反縛遠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督力雄
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奉之殆死能不屈

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二百人其趨捷者號
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鞞鷹繼犬連騎道中
歐掠路人見者辟易與其徒游長安城望故未央殿
基向南坐前後列隊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後竟誅戮
韓鳳帶刃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曰
恨不得剉狗漢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不可刈草

譙王義宣告司州魯爽同舉逆爽送所造輿服詣江
陵板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減今補丞
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各脩之皆板到奉行

明帝定亂進晉安王子勛車騎開府儀同令書至諸

佐史並喜造長史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
實惟公私大慶琬以子

又以

陽 孝武必萬 乃

於

開 門黃閣是吾徒

隋煬帝謂虞世基曰我性不喜人

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

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通鑑
元載

不知此
史有否

元誕在齊州有沙門為誕刺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

外來有何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

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云貪



第十終



